

商海弄潮

一代宋词，熏陶万水千秋，亦醉亦有毒。

——题记

1

一代唐诗。遥感九天，触手可及，却高不可攀。

一朝虚构，在五代十国的暴风雨中崩溃，渐行渐远。

李后主，一代亡国之君。治国安邦失败了，却在诗词的残花败柳中游刃有余，颠覆了那个生死对折的春秋秋月。

这是约定的云海，唐诗枯竭的征兆。正是长风浩荡时，宋词磅礴的源头。

骑马，踏着飞舞的月光。醉生江南三千里，草木临风飘浮。亡国之殇，来不及细看，另一角角逐的已经开始。

花瓣图，女人堆里成熟，是非憔悴了。几多无所谓的眷念，意外地癫狂，一个个如醉神附体。错置如此惊人。故国的典故走远了，载道的天真何时了？

2

公元960年，法则与秩序重现混沌。

匡胤领后周诸将，发动陈桥兵变，拥立起赵宋江山。光在移动。冬去春来的潮汐，剪断了幻影，一波接一波。

唐诗的水滴，冻死冰河里。醉梦破灭了，还不安分。周期是敏感的。万物生，也有隐蔽的狂喜与残忍。宋词大厦的屋檐，滴游着鲜活的甘露，大呼过瘾。

一枚雪片。在长安的颓废中没落，喝尽，被忘却。一朵花蕾，却在汴梁的兴奋中旺盛，奔走，雀跃。

家国感怀的音韵。一扫华丽之糜，在一江春水里奔涌昂然，固定的感觉被打破。风花情未了。疏解生命口语的错与对，变得无足轻重。

月光朦胧。没有疆界，没有边际，抵达无所不及的领地。

3

宋词是安静的，从容的。

宋朝却是积弱不振的时代。在辽、金、西夏的强悍围堵下，竟然生存300年。

马蹄自然是踏花归去，才能引得蝴蝶蝶流连了。内省的一种柔和，兼收并蓄。一人独钓，其余皆是空白。静观万物来来去去，气魄便在其中。

杯酒释兵权，圣恩变轻了，是宋词的时代背景。

进退不失据。雄壮是阳美的追求，细微的柔美更可爱。不故作。不刻意。不扭曲。宋词在率性中找到归宿。

谁想在孤岛？吸口30亿年的清气，石缝的故事也难以言说。

雅，或许无愧于重负。莽莽苍苍，在等候煎熬。

4

领略汴京四月天的模样，文人追着仙人，一片繁华落地。

走在落花的小路上，感受翠叶藏莺的景象，牧笛吹不散初开的情窦，还有梧桐絮语。词的百万石决，围在一起，相互呼吸。对季节的冷热异变，视而不见。

短珠帘隔燕，多愁善感在暗脸深处。人与自然在隔离中，领略生生死死之间的茫然。

小小的平淡与体验，掌握在诗情画意里。征服青铜的大野心，平静下来了。红烛也好，夜雨也罢，还有罗汉与诗词，不刻意庄严。听觉，视觉，嗅觉，演绎变得有趣起来。

一幅旷古的清明上河图。既有水的顺从，沉静，也有山的稳定，神气，还有溜达的幽灵，贼眉鼠眼的。

5

大宋曾经阔过，一派渐觉风光好的平静与喜悦。

一位忧天下的独立独行者。貌似局外

宋词小传

张新平(湖北)

人的范公仲淹，流浪生死中，几起几落的有趣词人，孤傲地走过来。

范公，多年镇守边关。他的边塞词，感慨亮亢中的苍茫，养分既焦虑又从容。既有长烟的肃杀与荒凉，还有戍边的悲壮与勤勉。

大漠孤月，喝着一杯浊酒，诗里有说不尽的感伤，也有雄壮。

以大见小，以小洞大。近精微情景，在深远辽阔中渐渐放大，良知耐人寻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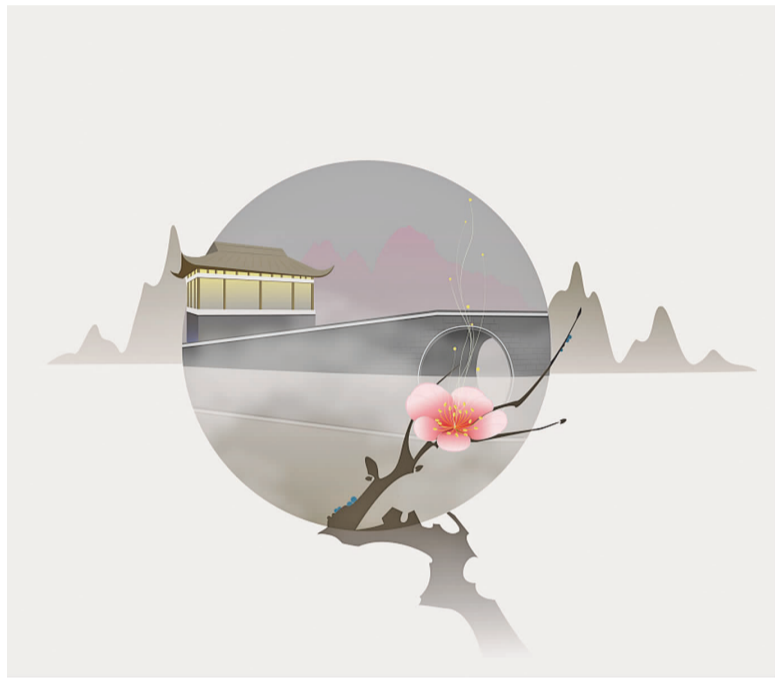
未酬的敬畏，想念英雄。他的词句，从大胆怯，可歌也可泣，却与北宋沉静的氛围不随合。褒贬，漂泊，孤零零，总是伴着他的左右。

有一种忧。不会随波逐流，如万仞高山，落不下尘埃。

6

北宋的白天，是开闢静远的。

夜晚，庭院深深，缠绵饱满。醉翁亭的



花不语，一清如水。

空读万卷书的负心人，深跪星辰里。那滴女人泪，何以入骨，何以入词？

一截长城，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墙外，天涯之路，细水长流，无善无恶。墙内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安分自如。

喜欢从自己生命走出的北宋词人，崇尚颠覆阔叶，敢于与世俗不同。一切皆由天定，没有压迫感，可以自我得意，甚至有点另类放松的人生。

守住门槛，升堂的鼓点沉默寡言。纯真的词变为玩物，一道道裂缝在蔓延。画景渐行渐远，离愁伤感更无法穷尽。

借道王法，立言不立心。那个被仰望的北方壮士，被词韵蒙上绵绵的香粉。

7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一代苏轼词风，脱颖而出，浩荡几千秋。他的诗词如行云流水，一扫当下的贵游文学之风，可豪迈，可深情，可忧伤。心和眼，文学解空名虚身。

苏轼的真性情，表里如一，驾驭起作品情操的精神性。不拘泥于小处，不会耽溺其中，不肯背负道者的那刻尊严。把自己缩小，意境方可广阔。一滴水的光芒，也能尽染万水千年。纵然跳跃，是他深情与浪漫的一体两面。

苏轼的脱胎换骨，是牢狱后下放黄州。过去宋朝的苏轼死了。身临赤壁历史，

走进三国的苏东坡活过来了。最难过、最辛苦的时候，也是他生命最领悟、最升华的时候。放逐，磨难，民间，开阔了其人生与词的意境。

后期的苏东坡，无论在湘湖，还是岭南与海南，活出了自己。直接触碰生命的无常性，不因此而悲哀，沮丧，绝望。

他建立了北宋的另一种豁达、开阔，令世界惊讶。

8

后期承平太久，好多宋词都丢失了魂。

最繁华的宋朝，举国追崇淡与素。一叶遮目，生命刹那间的情感，都会转换为对话。喜欢刻意，把字雕琢成细腻精美的玉器。

平实的口语化，也是宋词一大特性。任性流浪，追求自己的品味。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。朝廷，文人与民间都能宽容，偏爱，追崇。

第一才女的感怀，心痛，愁绪，徜徉悠悠时空，婉约的风格跃然词上。所有的高贵，卑微，正直，卑劣，随时势而扫尽。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，跃然胸腔。

她的词，有点野，自辟途径，情辞慷慨，别是一家。没有女性的含蓄，不想什么掩饰甚至伪装。俏皮，率性，自由，渗透在词风里。

剪不断的女性的柔肠，一寸愁千缕。倾吐心事，直接的白话，既精细，也激昂。生命的领悟，在两面中开闢。悲叹身世，直率的雅叠。几乎让人动情，打动灵魂深处。

9

李清照晚景颇为凄凉。身旁无亲人，乱世的疾苦和对天下的忧心，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，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。

李清照晚景颇为凄凉。身旁无亲人，乱世的疾苦和对天下的忧心，已将她推入深深的苦海，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。

10

继续活着，可问但不可深究，茫茫叹息。

一种在现实中受伤痛的慰藉，一种寻找，徘徊，彷徨，缠绵，眷恋的亡国心事，弥漫在南渡文化的诗词里。

故国之思，生命的意义，还在失去汴梁的大背景里，透着没有国，没有家的流浪气氛。一片又一片肃杀，沉郁，凄凉，日渐沉重。

千古兴亡，百年悲笑。眼前只有战事带来的残破不堪，还有荒废与寒寂，连月亮都悲凉。眼前所有的山水，无能为力，都带上了愁绪与恨。

倚仗听江声，小舟从此逝。只讲自己的心事，怀古怀旧，咏物或咏人，都有一种精致幽静，凄婉苍白的画面感。

抗金抗蒙的漫漫岁月里，岳飞、文天祥等孤独英雄，留下一些豪迈之词，表现出非凡的生命风范与悲壮情境，发出非常感人的力量，震撼千秋。

11

一直主战的辛弃疾，诗词有种旷世豪迈与壮阔的感觉。

辛弃疾的词，向往北方的豪放和辽阔，甚至高昂的气质。即使赋闲时，生命力依然挥洒，眷恋沧桑的青春。

他的词，悲壮与失败，与报国意愿的挫败感有关。慷慨激昂，热血沸腾，用生命与外界碰撞，力量却好沉重。

他其实也有缠绵、深情的一面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，一种别样的气魄油然而生。

辛弃疾有着自己的痴迷，自己的追逐，自己生命中一直坚持的东西，把心怀的情结转成对这个世界的爱。

晚年村居老人辛弃疾，习惯了江南吴语的安静生活。醉里挑灯看剑，继续在他的理想世界驰骋疆场。

12

300年的议和，北征，再和议，再北伐，积贫积弱。

不壮的北宋，无院。不屈的南宋，亦无庭。壮士对峙淮水，临安的蟋蟀躺在墙根，时高抗，时气弱。为歌女填词，为那个暮秋而唱，为那抹孤烟而吟。

朝政糜烂不堪，丢掉江山，也要哼吼吼。长一阙，恨一句，凄凄切切烈烈烈！

公元1276年，南宋都城被蒙军铁骑攻占，临安城30万兵民拼死抵抗，血流成河。不到4年，逃亡的宋朝末帝被大臣背着跳海而死，年仅8岁。海纳百川的崖山海，成为大宋的葬身之所。

毁灭性的一击，令一截华夏辉煌，终于在宋词悠然的怀抱里，渐渐隐去。

13

酒，偶尔也有涪陵的老牌子百花露酒。柜台内的地上摆着酱缸，打酱油、打菜油就在那里。我去推销店是没有可能买这些东西的，顶多也是看个热闹。最多的时候，是母亲让我去为家里买一块洋碱，一小袋洗衣粉，或者打一瓶洋油。有时也为我们学校的老李旭光买的，他每天烧油炉子用。

店里的售货员叫吴仁凡，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，在涪陵四中高中毕业后，就回乡了。仁凡在大队都开了这家小店，那时那境，应当说是经济头脑的。可怜的是，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太穷困，除了在此购一些必不可少的油盐酱醋，就没有更多的商品需求，根本支撑不起一个专门的推销店，这个店到改革开放初期，就关闭了。但我在这里还是有所收获的，那时可以看到的课外书籍极少，而店里的仁凡老兄毕竟在外读过中学，能从城镇同学那里借到一些书籍，每次我去店里见到他在看小说，都会厚着脸皮找他借，晚上回家后就挑灯夜读，第二天，最多第三天就得归还，因他也是借来的。三生有幸，我当时借读了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苦菜花》等小说，在我稚嫩的心田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。我的中学、大学作文都是班上的范文，常常被语文老师提出来阅读，或许与这个推销店的缘分有剪不断的关系吧。

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，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，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、纵横交错的全全国性流通网络。那是供销合作社发展的黄金时期。现在的供销社，正值“乡村振兴”战略和“美丽乡村”建设的新发展阶段，供销社面向广阔天地，必将大有作为。

锦里



投稿邮箱:763358734@qq.com

总第49期

红墙有约

何一东(四川)

傍晚，天边的晚霞绚丽多姿，和煦的微风令人愉悦。我们来到与文殊院一墙之隔的文殊巷。这条小巷不长，二三百米，以前有几家卖衣服、首饰的店，还有一家茶行，也是冷冷清清的。有一段时间没经过这儿了，现在巷子里有了一些新变化，镶嵌的青石板，古朴而雅致，那一面墙被新刷了一遍，红红的颜色庄重而喜庆；墙上攀爬着绿油油的爬山虎，文殊院里的翠竹伸出青枝绿叶来；小巷的商家比以前多了，盆栽的三角梅、绿萝、荷花等各色植物争奇斗艳，煞是好看。走在这条小巷，我蓦地有穿越时光之感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……

当我们走到小巷的中间地段，看见靠墙的位置，摆放着五六张小长条桌，浅蓝色有象图案的桌布上，一个精致的小花瓶，插着小枝干花，还有盛开的君子兰。桌上放着一个青花瓷的盖碗茶，旁边一小块竹编上缝制的布条上，绣着一个蓝色的“茶”字。下面有一个小木柜，画着古建筑，几个篆字写着“红墙有约”。这既有老成都的味道，又不乏艺术的品位，还有几分时尚。

我正在专注打量，一位穿着休闲长裙，肤色白净，气质颇佳的中年女士向我们招呼道：“喝茶哇？请坐嘛，红墙巷的环境多巴适的。”同行的一位朋友问：“茶多钱一杯？”女士笑道：“不贵，一般的茶十多元。”

我们坐下，喝上了成都人喜欢的花茶。环视四周，茶客不多，环境确实幽静，不闻车马喧，仿佛一个城市两个世界。女士告诉我们，她姓熊，在某大学教书，在红墙巷（这是这里商家的昵称）租了个“约约工作室”，主营玉器装饰等工艺品，卖茶（还可以喝酒）只是附带，很喜欢这儿的环境氛围。

夜色来临，与其他景点的灯光璀璨不同，红墙巷显得很安静，就像一位温柔婉媚的女子，不花枝招展，不锋芒毕露，内敛含蓄，别有一番魅力！

说话间，熊女士拿出一个小话筒，问我们唱不唱歌？她说来这里喝茶就是休闲，还要体验一些文化氛围。边说边打开手机，伴随着音

我们的九歌绵延不断，黑发皓齿，神采飞扬，是我们可爱的孩子轻摇双桨，平平仄仄的声音，像水珠溅起，又落下一身红花朵，一个小发髻，明亮的眼睛汪着一行小亭石桥

大江入夜，我邀明月和星辰把盏，一脉青山不老，一把油壶染绿，把酒泼染的境界，就是物我两忘

江上唤我，声声不歇，我从青春的羁旅中走来，头戴芒刺编织的草环，蓬蓬，跣足，面带泥垢，有时沉默不语，有时仰天大笑，有人说我疯了，有人说我傻了，还有人说我疯了

江水长长，岁月长长，他问过的天仍旧充满疑问，我穷经皓首还要继续追问，困在物质的栅栏，我和他的影子叠在一起，背负忧愁依然大声歌唱，我们都有我们的蚌埠，都有野花草一样多的郁结和愤懑，还有一把锋利的剑，藏在最隐秘的深处不为人见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一身的肝胆，抛体外外

我留在水里的倒影，清绝飘逸，像一块经风、钢性的熟铁，安静的江风，细碎的波纹，夕照的颜色，我跳入水波就像跳入文字，一撇一捺，那是一个“人”的永恒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波浪搓出阳光，梦想穿越时光，岸上的芦苇，田田依依，亭亭袅袅，像采莲的姐姐，长长的手臂，揉搓成声声的呼唤，一百年就过去了，还会有一百年

记忆犹新的供销社

李永才(四川)

说起供销社，而今仍记忆犹新。对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农民来说，供销社是他们购买生产生活资料、售卖农副产品离不开的地方。三尺柜台内，摆着各类商品，可以说什么都卖：在大家眼里，这里有生产用的农具、种子、化肥，有生活必需的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；在孩子眼里，这里有诱人的新衣服、玩具、糖果、小人书……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供销社是场镇的主角。一到赶场日子，乡亲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场镇，买一些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及农业生产资料。孩子们跟随父母赶场，主要是凑热闹。我常常去珍溪场，那是附近场镇最大的，供销社的铺子也最多，有卖百货的，有卖农资的，有卖书籍文具的，有专门收购农副产品的。每次赶场，总能闻到一些诱人的气味从铺子里传来，那是供销社的糕点房正在制作食品，院内炊烟袅袅，香气飘飘。糕点房位于供销社东南角，院子里摆满一口口大瓦缸，缸内插以竹篾，四周装满熬制菜酱油的佐料，远远就可嗅到深褐色的菜酱油散发出浓郁的酱香。再向里走就是糕点房的加工间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同附近孩子们一起溜到那里，看师傅们开炉匀火，走锤压模，将划好的条酥放在铁盒中推入烘炉里烤制，烘炉里飘逸出来的气味，让我们远远地看着呆呆地咽着口水。

从正街中间向右拐进一条街巷，就是供销社的金日杂门市部，有卖犁头、耙子、风车等农具的；也有卖撮箕、簸箕、箩筐的。因为有草鞋匠常来这里卖草鞋，我母亲也经常来这里，卖一些从山坡上割回来的蓑草，蓑草又叫龙须草，是一种草本植物，纤维细长有韧性，当地农村常用来编草鞋。门市部的对面是供销社的收购站，母亲有时也会去那儿，将自己翻山越岭挖来的野冬和麻玉子（生半夏）交到收购站换几个油盐钱。听母亲说，有一个远房亲戚叫王天云的，曾在供销社当主任，作为晚辈的我，只见过他几次，不是太熟悉。他女儿王荣芬与我同在弥勒小学读书，而且是同班同学。因她家条件好些，总有新衣服穿，而我们家太贫寒，穿得破旧，

平时也就不好意思搭讪。

供销社在公社的每个大队都有代销店，这些店铺所有权还是归大队集体所有，小时候常去的有绳子溪和梨子坪代销店。绳子溪因一条小溪汇入长江而得名，算是乡亲们三六九赶永安场途中的一个歇脚地。小溪岸边有一个推销店，店面不是太大，横于房屋中间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柜台，屋内充满着烟酒调料的混合气味。乡亲们所需的洋火、洋油、洋碱、洋瓷盆都得到这儿来购买。最让我难忘的是店里的泡粘糖和饼干，小时候，说起这些玩意儿就流口水。绕店一圈有许多圆树，有的地方叫桂圆，或龙眼。高大蓬松的枝叶，在扑面而来的秋风中絮语，远远望去，与川东常见的黄葛树别无二致。夏天挂在枝头的果子，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，让我们心里发慌。

梨子坪代销店位于我们大队庄屋的西边，开设于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代销店的门面是腾退出来的一间大队办公室，店内陈设十分简单，比不得永安公社的供销社。上面摆放着永安公社供销社回来的日用百货，比如糖果、糕点、洋碱、洋火、洋瓷盆子、牙膏牙刷以及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。有时也有烟酒茶卖，酒主要是散装的红苕酒或者白汇一家老酒厂酿的高粱

平时也就不好意思搭讪。

供销社在公社的每个大队都有代销店，这些店铺所有权还是归大队集体所有，小时候常去的有绳子溪和梨子坪代销店。绳子溪因一条小溪汇入长江而得名，算是乡亲们三六九赶永安场途中的一个歇脚地。小溪岸边有一个推销店，店面不是太大，横于房屋中间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柜台，屋内充满着烟酒调料的混合气味。乡亲们所需的洋火、洋油、洋碱、洋瓷盆都得到这儿来购买。最让我难忘的是店里的泡粘糖和饼干，小时候，说起这些玩意儿就流口水。绕店一圈有许多圆树，有的地方叫桂圆，或龙眼。高大蓬松的枝叶，在扑面而来的秋风中絮语，远远望去，与川东常见的黄葛树别无二致。夏天挂在枝头的果子，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，让我们心里发慌。

梨子坪代销店位于我们大队庄屋的西边，开设于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代销店的门面是腾退出来的一间大队办公室，店内陈设十分简单，比不得永安公社的供销社。上面摆放着永安公社供销社回来的日用百货，比如糖果、糕点、洋碱、洋火、洋瓷盆子、牙膏牙刷以及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。有时也有烟酒茶卖，酒主要是散装的红苕酒或者白汇一家老酒厂酿的高粱